

跨地域體驗 多媒介呈現

文 · 朱令筠

香港有石屎森林的稱號，城市人與田野最近的距離或許是周末的郊遊耍樂。影像與錄像藝術創作者黃慧心去年年中搬進村屋，與田野有更緊密的接觸；她跑到菲律賓、越南尋根究柢，想看看田野經歷城市化的演變模樣。香港與異地、城市與田野、人類與動物，她發現箇中連結比想像中更深刻。沿途所見所聞，以錄像、攝影和裝置整合呈現，成為展覽「下垂眼皮的陰影裏有些田」。



黃慧心把「潔淨心靈」的片段放進作品《躲藏的鈴鐺》，影片中牛羊走路時鈴鐺作響，聲音於展場迴盪。

# 各處

# 田野

# 的陰影

她發現邊界並沒有截斷人們的連結，反倒身處這時代，生活方式可以跨越地域。

## 1 田野居民

展覽取名靈感出自意大利作家卡爾維諾《看不見的城市》一書，「下垂眼皮的陰影」意指在模糊之間記起的某個空間，那並非一個實際存在的地方，而是糅合不同地方的經驗與特性而成。套用於這次展覽，黃慧心以作品呈現在越南、菲律賓和香港三地的田野體驗，整合分散的片段和圖像，試圖創造一個完整的異度空間。

### 動物原居民

踏足世上任何村落，總會遇上一兩隻生人勿近的看門狗。這空間也不例外，以作品《入口的犬》迎接客人到來。3段錄像分別放映着黃慧心在田野遇上的狗隻，從她在香港現居的村口再到異地田園，最後那段記錄了越南北部山上那隻很友善的狗。

走深一點，左邊牆上投映着藝術家在家附近偶然遇上的野豬。「我住的村屋裏面好多野豬，啲狗經常都會吠野豬。野豬的位置大概就是這樣，經常都在左邊出沒。」觀察野豬一段時間，黃慧心能夠單憑聲音找出野豬方位，每當聽到步伐聲加上樹叢裏拉扯東西的聲音，便知道牠們來了。她指着影像介紹哪隻 chill 啲（輕鬆一點）的老成野豬，哪批是貌似慌張的新手野豬，「新手個啲牠們走錯位，又要走出來（親）近人，但又要驚」。

野生動物是田野的居民，這次展出的作品經常看到牠們的身影，比人類還要多。不論是香港的村屋還是菲律賓、越南的村落，黃慧心都是外來者，隱約覺得人對人有更明確的定義，原居民似乎没必要對租客或遊客友好。她反而更敢於與動物對視，「人與人之間的摸索會再難一點，但動物，我不一定要與牠好 friend（做朋友），但我可以看牠很久，也不會覺得尷尬」。

## 2 邊界游走

野豬從左邊影像急步跑過展場中央的小屏幕，視線隨之掃過，會來到右邊牆上的兩塊大屏幕。黃慧心早前到訪接近中越邊界的越南北部，在導遊與當地人結伴下感受田野。右邊屏幕展示她以遙距拍攝從越南望向中國的邊界，視角比較「官方」；左邊則是她親自在邊界路上的體驗，「邊界以外的人怎樣住，或者他們的路線是什麼，我覺得同樣重要。又或者他們究竟在不在意那個邊界的存在，也是可以思考的」。影像時而晃動，可見她是手持攝錄器材。展場中所有片段都是她以手機拍攝，希望減少對環境的侵略性，「對我來說最舒服的，就是可以最少地感受到我有幾 invasive（入侵），但是又進入到那個空間，最好我就無存在感」。

時下錄像工具愈來愈便利，人人去旅行總會拍些 Vlog。記者好奇身為影像與錄像藝術創作者，同樣是記錄沿途所見，黃慧心覺得自己有何分別？「對我來說，未必係佢靚，或者很具代表性我先影。」越南導遊想帶她欣賞最美麗的梯田，遺憾美景被大霧籠罩，她依然不停拍攝，讓導遊覺得很奇怪，「他覺得你開心就好啦，但是導遊自己不是很開心」。黃慧心拍攝時會思考眼前畫面引伸的意義，因為她旅行的目的正是希望有所學習。因此越南之旅她刻意選擇偏門路線，排除以車代步的觀光團，「行路我會感覺到整件事是怎麼走，有更多時間去感受」。

《路上的邊界》（右）遠觀中越邊界，《走入霧，田邊遇上外界的人》（左）則記錄邊界上的人，可並列觀看。



黃慧心展覽「下垂眼皮的陰影裏有些田」取材自她在越南、菲律賓和香港不同田野的體驗，圖中她背後為與展覽同名的作品，由多幅田野影像重疊及剪輯而成。

## 3 城市化痕迹

田野探索不止發現田地與動物，還有不知盡頭的工程痕迹。「原來我去到很多地方都在修築，即使去到越南咁遠，以為很近大自然，但那些路經常都是起緊或者開墾緊。」黃慧心把這元素帶入空間，《入口的犬》特別找來工程用燈以及黑色網布組成裝置，而《下垂眼皮的陰影裏有些田》下方的樹枝，本來是她村屋附近一名叔叔修墳祖墳所得，再以工程網布包裹着。

《修建中和預備修建中》更直接展示越南北部正被開墾的田地片段，一旁還有印在紅色紙上的定格畫面，那是她對該處的印象：「紅色的。」創作過程故意很隨心，A4 尺寸的打印機把照片印在紅紙上，再釘上家中信手拈來的木條。紅土因田地發展而外露，為城市化的痕迹，「但紅色泥土又好靚，它一方面 destructive（具破壞性），但另一方面又有它自己的美在內」。她續說：「好似你很難做一個判斷，有一個 dilemma（兩難）」。

## 4 異地尋找

黃慧心拍攝時並非一心打算創作，在香港村屋、菲律賓和越南田野拍下的大量影像，最終要組合起來，她坦承有些難度，於是決定以 mind map 形式從概念上發揮。除了相似的視覺元素，她發現三地的城市化、全球化的速度也有不同。香港村屋最貼近城市發展，村裏某片荒廢的大草地，她曾經搜尋過前身應是一片田地。她有興趣到訪異地田野，也是想找回香港再也看不到的原始狀態：「我出生的時候，它（香港田野）已經發展到那個程度，但是在那之前，一個地方是怎樣形成，我覺得去得再邊啲、再遠啲就會見到。」她到訪菲律賓時正值休耕期，所接觸的當地人本身在城市有工作，只會休閒時在田裏種種果樹，「就是一塊田無人，但有牛羊嘍度」。至於越南北部，人們栽種是為了自用或交換貨物，所以更勤力管理田園。城市發展影響耕田方式，從越南、菲律賓，再到香港，黃慧心梳理出一條田野走向城市化的時間線。

談到田野與城市化，熱愛田園的人難免慷慨陳辭，對過度發展予以否定。與其批判，黃慧心選擇成為一名觀察者，展覽影像呈現在觀眾眼前，希望交由大家自行感受、反思。「（田野）有些狀態，你很難判斷這件事是好還是壞，而它是發生緊的。當然有些地方我很想保留，如果是好近我的地方，我會嚮，覺得你已經無咩嘢保留，無乜歷史可以看到，但你還要這樣拆。」然而若走到異地，她知悉村落一些女性要幫忙做很多家務、放牧牛羊，其生活與路過的女遊人差天共地。「你可以說她們很開心地在自己的文化中生活，但是她是否真係咁開心，或者她會否寧願可以接受教育？還是無可避免要走入城市？」孰好孰壞，外來者無從指點判斷。



{ 編輯 } 王翠麗  
{ 圖 } 黃志東  
{ 美術 } 劉若基

《修建中和預備修建中》呈現越南北部田地真實片段（右），黃慧心用紅紙列印出該處留給她的印象（左）。

## 5 城市人視角

展場不時響起鈴鐺聲，那是牛群經過的聲音。黃慧心在《躲藏的鈴鐺》記錄的畫面，她給予形容是「潔淨心靈的」，從香港居住的村抬頭所見的燕子群，還有越南北邊放養的動物，山谷迴盪着牛羊行走時，鈴鐺發出的療癒聲音。

展覽許多畫面恍如親歷其境，容易給予人一種錯覺，以為藝術家對當地瞭如指掌，忘記她也不過是遊客的身分。《躲藏的鈴鐺》白幕背後還有一段錄像，為黃慧心乘車前往田野的路上拍攝。不管展場內投影有多沉浸，她仍要提醒大家：「我還是一個外來者，我是被人帶了去一個地方接受一些東西。」牛羊經過的畫面，感覺帶點神聖，那只不過是出於城市人的視角，於當地人而言或許是最日常的状态。黃慧心很在意這點：「我無可能完全理解這個地方，究竟我在裏面抽取到什麼 element（元素）出來，變得不會令一個地方很 exotic（奇異），但是可以連到一些有用的東西，讓自己想像自身現在怎樣生活？」她發現邊界並沒有截斷人們的連結，反倒身處這時代，生活方式可以跨越地域。展覽其中一段片段呈現似曾相識的影像，原來我們與越南村民的生活方式比想像中更相似：香港隨處看見的「福」字爬上越南村民背負的膠桶，盛載着收割物；蘋果公司的標誌出現在異地某人的袋子上，也在黃慧心家附近，有人扔棄蘋果電腦的主機。



照片攝於香港，我們常見的「福」字，原來也出現在越南人們的生活之中。

「下垂眼皮的陰影裏有些田」展覽  
日期：即日起至2024年1月7日  
時間：上午10:00至晚上7:00  
地點：香港藝術中心3樓之「張靜蘭實驗畫廊」

這次展覽由藝術項目資助計劃「CREATORS FOR TOMORROW 2023」資助，計劃旨在鼓勵及支援香港新晉藝術家、策展人、創作者和研究者發展，成功獲批者可獲最高6萬港元完成擬議項目。